

风尘硬汉

石山麟

坎坷人生 奇迹昌宁



李成权 著 陈雪鸿 译

辽宁民族出版社

前言

石山麟这个名字在朝鲜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大约是从1988年5、6月间开始的。当时，他登出一个在东北三省范围内招徕朝鲜族歌手和乐手的广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一些艺术团体失去了不少颇负盛名的歌手和乐手。与此同时，哈尔滨宁给水设备厂艺术团呱呱堕地了。

这件事情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撼动着人们的心。石山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魅力又在哪里呢？人们带着这些疑问和好奇心互相探问着，传告着，好象是在盼望着什么。

然而，我们的舆论界却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我们的“歌手”们不张口，我们的“画家”们从未挥毫。反之，传来的却都是这样的一些消息：有人去了一趟昌宁以后，认为他不过是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没什么可写；有人去看过以后，因受到了“只许讲38秒钟”的“轻傲”气得暴跳如雷；也有去了一趟回来以后说……，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终于，当年9月，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发表了长达三万余字的石山麟传记。10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反映石山麟艰难创业史的题为《风尘硬汉》的八集电视连续剧。至此，人们才了解了石山麟坎坷的人生，了解了他的爱情、烦恼和痛苦，了解了他所走过的艰苦创业之路。人们含着泪花，怀着敬意读完了传记，看完了电视剧，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在我们

朝鲜民族中间出现了如此出色的企业家，怎不叫人欢欣鼓舞！然而，当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以后，人们不禁产生了一种不无遗憾的心理。从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里首次认识了本民族的出色人物，总有点觉得这样的主人公不完全象本民族人物应有的面貌。但是，这又能怪谁呢？在我们自己没有及时提笔的情况下，只有让别人代替我们大书特书了。对此，我们只应该表示虔诚的谢意才是。

“这里面，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应该找回的又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的文坛，不，我们整个民族去深思熟虑的问题。

“作为一名朝鲜族作家，我为自己迟迟才去采访石山麟厂长，迟迟才为我们民族的这位杰出人物著书立传而深感愧疚。

“我用这部微不足道的作品去赞颂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回答我们民族的殷切希望，也可以消除心中的愧疚。在此，对于陈百忙中为我提供了大量素材的石山麟厂长以及昌宁的各位领导和职工，石厂长的同窗好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 者

1989.4

目 录

▲前言	1
-----------	---

苦 难 篇	1
-------------	---

创 业 篇	73
-------------	----

▲后记	210
-----------	-----

苦 难 篇

苦 報 餘

第一章

1988年11月18日下午3点左右，我来到了坐落在哈尔滨市新亭街十号的昌宁给水设备厂。

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物从眼前消失，出现了园林一般的田野。下车以后，写有“哈尔滨昌宁”字样的拱形牌子映入眼帘。牌子底下，宽敞的柏油路笔直地伸向远处。我沿前两旁绿树成荫的柏油路走了好一阵子，才到达厂区。工厂大门口右侧挂着“哈尔滨昌宁给水设备厂”的牌子，左侧挂着“哈尔滨昌宁锅炉厂”的牌子。厂区内，右面是一幢4000余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华丽壮观，左面和正面是两幢各有6000余平方米的六层现代化大楼拔地而起。厂区内建筑物呈口形围绕，中央摆放着几台给水设备，象是随时让人参观一般。

我稍感忐忑地走进工厂收发室。收发室里坐着几名20岁左右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充满孩子气的、面孔清瘦的年轻人，迎着我站起来。我出示工作证，又说明了来意。他请我坐下以后，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他对我说：

“咱们进去吧。我给您领路。”

我在年轻人的带领下，走上办公大楼二楼。走廊的左侧有一扇出入口。进门以后，是一个宽敞的过道。过道左侧是一个

小会议室，右侧和里侧都是办公室。走在玻璃般明净的过道地板上，给人一种滑行在冰面上的感觉，年轻人领着我走到里侧办公室门口，轻轻地敲了敲关闭着的门。门里面传出一声低沉的“请进”。推门进屋，见迎面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刚出头，脸庞英俊的男子，正在阅读什么文件。见我进门，他立即起身迎上前来。

“您远道而来辛苦了。”

他用双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请我坐下后，递烟点火，倒茶斟水，显得非常殷勤礼貌，动作也很利索敏捷，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我思忖他可能是副厂长或长厂助理。于是，我对他说：

“我已经跟石厂长联系过了。我这次来……”

“喔，我知道了。”

他和蔼地笑着轻轻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他对边上一个秘书模样的姑娘吩咐：

“马上请宣传科韩科长来一趟。”

姑娘走出门去，那男子又把目光投到正在阅读的文件上去。我虽然觉得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还是把来意以及这次要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等情况说了一遍。然而，他的视线并没有因此而离开那个文件，只是面带微笑地用一声声的“啊”字应着。霎然间，我头脑里冒出“他会不会就是石山麟呢？”的念头。于是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人来。飞扬的浓眉，透过镜片闪烁着睿智和热情的目光，挺直的鼻梁，特大的耳朵，微黑且颧骨稍显突出的脸庞，微翘的下巴。他穿着一件灰色毛衣，露出雪白的衬领，端端正正地系着领带。给人一种既庄重英俊又热情坚韧的印象。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气勃发

的朝气。

那个秘书模样的姑娘领着一个看上去年龄在三十三四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来。

“这是我们宣传科的韩科长。”

那男子立即给我作了介绍。没等我俩互致问候，他就对韩科长说：

“这位客人是来我厂考察的。大概需要十天时间，由你负责接待。再有，必要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

接着，他又对我的住宿和用餐安排作了简单的指示。

“就这样吧。”

他把目光转向我，简洁地说了一句。完全是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我说了声“谢谢”就站起身子。他握住我的手，说了声“您多多辛苦。”

“我们厂长无论是说话或是打电话，总是用几句话就结束。他最讨厌说话重复。为此，我们在向厂长请示汇报时，时间一般也不超过两分钟。”

这是在去宣传科办公室的路上，韩科长对我说的一番话。

“哦，他就是石山麟厂长？”

“是的。您还不认识他？”

韩科长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瞅着我。

我想到了刚才的猜测，不禁笑了起来。我这才明白了他之所以会胸有成竹地说“我知道了”，“……大概需要十天时间”等话的原由。既然都已经联系好了，就没有必要再重复陈述了嘛！

我与主人公石山麟的初次见面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第二章

离晚饭时间尚有一个多小时。就在宣传科办公室里和韩科长聊了起来。一打听，原来他是著名的朝鲜族女歌手金英淑的爱人。小两口原先都在哈尔滨市朝鲜族文化馆工作。厂里刚成立艺术团，金英淑就先于爱人退職后来到厂里。厂里又邀请她爱人也一起到厂里来工作。自从来到艺术团以后，金英淑亲眼目睹了石山麟出众的企业家素质，并从他身上看到了工厂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也对爱人极力相劝。

“我整整犹豫了一年时间。舍弃国家机关干部的铁饭碗，跨进与私营企业无甚区别的乡镇企业的大门，是关系到一生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情，叫人实在难以作出痛快的抉择。

“那期间，我曾几次到工厂来看过听过。每次都有新的感受，都增添了新的信心。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在这片荒凉田野上建立起如此规模的县团级企业。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和别人一样，我过去也认为石厂长扩展生产规模的行动是盲目而又冒险的行为。然而，认真地一分析，就会发现在每年的计划里，他的冒险精神都和严格的科学性结合在一起。比如，1985年6月18日，工厂一建立，他就提出了当年完成产值1000万元的生产指标。当时，人们都认为只剩半年时间是根本无法完成1000万元的，纷纷摇着头予以否定。然而，到当年年末为止，硬是超过了那个指标，完成了1200万元的产值。第二年，他又提出了3000万元的目标。大家又都目瞪口呆

地难以置信。不少人都暗自认为这是空口无凭的胡言妄语。谁知那年又完成了3600万元的产值，超过了原计划。因此，当今年年初石厂长又提出8000万元产值的目标时，竟无一人提出异议。现在看来，今年又有可能超过原计划。

“如今，我们厂已经有800余名职工。几十名党员在厂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组织生活。厂内不仅设置了研究所，生产科、供销科、财务科、报社、广播室等33个科室，而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30多个办事处，光推销员就有300余名。另外，厂内还有吉普车、卡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共36辆之多。不久，我们还将自办闭路电视转播台。所以，说我们工厂是个正规化现代化的县团级企业，的确是毫不言过其实的。”

“当我终于决定来到工厂以后，石厂长当场任命我为宣传科科长，又马上给我分配了舒适宽敞的住房。这真是福从天降，意外的幸运接踵而来。”

韩科长满面笑容地结束了他的长篇介绍。

吃完晚饭，我和别人正在闲聊，一个大约四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进来询问哪位是从延边来的“记者”。我有些踌躇不决地站起身子，他朝我伸过手来，笑咪咪地说：

“我叫姜贤石。多个朋友你就不会觉得寂寞啦！”

原来，他听说把我安排在自己那里住宿，前来接我。大家都和他打招呼，称他为“姜工程师”。他原是沈阳发动机厂的总工程师，不久前刚辞职来到昌宁。

我跟着他前往厂区内的住宅楼。他住的地方在一楼第一单元，十分华丽雅致。屋里有两张床，一张大书桌，两张沙发，铺着地毯。里面还有一间与此完全相同的屋子。两边有厨房和卫生间，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一打听，原来这里也是住房。只因为这是靠房山的屋子，分配房子时谁也不想要，就剩了下来。后来被石厂长使用过。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这样，常常没有时间回到地处很远的家里去，只能在这间屋里稍微休息一会儿，重新开始工作。一个月之前，姜贤石来到厂里，石厂长就把这里让给了他作了临时住处。

“大概延吉也不会例外。在沈阳，一个工人想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决非一件容易的事。可在这里，完全是另一回事。对这样好的房子，大家竟然都不愿意住。等我把家属接来以后，说是还要给我调换更大更好的房子。”

他轻柔的话语中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不禁打量起眼前的姜工程师来。圆圆的脸庞，说话时轻柔的声音和语调，都给人留下温柔和蔼的印象。同时也不难发现他身上有着一个老练、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所特有的素质。由于脾性相投，我们俩马上就显得近乎起来。他很快就给我透露了自己和石山麟是老同学的“秘密”。我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暗自喜道：“真是天助我也！”

他毫无掩饰地跟我谈起了自己到昌宁来的过程。

“在念大学的时候，哈尔滨工业大学里没有人不知道石山麟。可是，当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国分子’等罪名被关进监狱以后，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20年过去了。直到今年春节，我才在牡丹江的亲戚家里偶然听到了他的消息。他成了出名的企业家，朝鲜民族的优秀人才，名声远扬。有关他的故事就象传说一般广为流传。

“我第二天就赶到这里。直到夜深人静，我和他才有机会坐下来回忆往事，互相交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谈呀谈呀，一

直谈到东方发白。第二天，我在厂里转了一圈，亲眼目睹的实
情果然和传闻相同。尤其使我动心的是，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规
和官僚主义习气，有的只是进行研究和创造的优越环境和条
件。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当场拍板，立即付诸实施。于是，那
些老技术人员和从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们，蜂拥而来。石山
麟给他们准备了无比优越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得以发挥自己
全部的聪明才智。

“我想到了自己所在的工厂和以往的经历。虽然，我是在
拥有几万名职工的著名大型国营企业中担任总工程师职务，在
厂外还被尊为技术权威，但总觉得在厂里无所事是。想要办一
件事，总得先打报告，求得层层批准，盖满一个个图章。再加
上被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资金短缺等因素所制约，根
本无法动弹。

“分手时，我向石山麟透露了想到这里来工作的意向。他
立即抓住我的手，欣喜地连声说道：‘谢谢’！‘欢迎’！他还说
打铁要趁热，让我回去马上辞职，先只身一人前来赴职。他保
证尽最大的力量，给我的工作、研究、生活等诸方面，创造最
佳条件。

“话虽然说出了口，但是回去以后依然抱有顾虑。首先担
心的是，正在学校念书的子女们转学以后的学习成绩。其次，
当时正是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等候批复的关键时刻。不过，这
些顾虑都只不过是霎时间里的闪现。甘愿助我们民族的骄傲石
山麟一臂之力，共同建设日益繁荣昌盛的昌宁，让自己的生活
闪烁光芒的坚定信念，丝毫没有动摇。终于，我舍弃了一切，
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

我们俩忘却了时间的流逝，陶醉在娓娓的交谈的乐趣之

中。据他告诉我，目前厂里有50余名重点大学毕业生，加上其它大学、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共有技术人员100余名。在这清一色的朝鲜族技术人员中，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不少年轻人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家机关或大型企业里。但是，他们舍弃了“助手”、“跑腿儿”等可怜行当，毅然来到这里挑起重担，在创造和发明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

我倾听着姜贤石滔滔不绝的谈话，时不时地朝窗外望去。对面办公大楼二楼办公室里始终亮着灯光。那里正是石山麟的办公室。我突然觉得仿佛正在眺望升起在寥阔的夜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在这颗明星的周围繁星闪烁。好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是因为有了这颗明星，周围的繁星才得以闪烁呢？还是因为有了周围的繁星，才使得明星更加光芒四射呢？

总之，在无垠的夜空中绣缀着一组灿烂的星群。一颗、两颗、三颗……难以计数的繁星不断出现。星群正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空间，装点这灿烂的天空……

第三章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晚上我都听着姜贤石叙述石山麟渗透着泪水的苦难身世。那真是一条艰辛的人生之途。我的眼前渐渐地显影出数九寒天里的深山险谷。一个男人刚攀上险峻的峰顶，又被滥施淫威的寒风刮进深不可测的峡谷，浑身上下被尖利的荆棘树枝撕扭得遍体鳞伤。正当饥饿和寒冷渗进他

骨髓的时候，一群野兽又张着血盆大口朝他袭来。男人使尽全身力气与兽群搏斗。第一只野兽在他挥舞的檀木棍下丧了命。第二只野兽又扑上来。他挥起木棍使足吃奶的力气往下砸去。那只野兽惨叫着落荒而逃。第三只野兽、第四只野兽又扑上来……精疲力尽的男人再也支持不住，手中的木棍慢慢地滑落在地。远处，死神眼里露着凶光正朝他走来。他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两眼死盯着在黑暗中显得有些模糊的峰顶。

那峰顶上埋着他爷爷的梦。

那峰顶上埋着他父亲的梦。

那峰顶上还精心珍藏着他童年的梦。

突然，峰顶上出现一星磷火。那星磷火给了他神奇的力量。他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抓起滑落的木棍，把靠近身旁的死神打得落花流水。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解心头之恨，又把死神撕得粉碎。接着，他一步一步地重新朝顶峰攀去。每一步脚印里都浸着鲜血，浸着令人目眩的鲜血……

1964年10月15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改变命运航程的日子。暮色徐徐降临，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系一个灯火通明的教室里，群情激昂，欢声雷动。第二天即将去参加国家重要国防科学研究试验进行实习的五名同学，排成一行站在前面。他们的胸前都挂着大红花。教室里不时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仪表堂堂、生机勃勃的五个年轻人，脸上都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兴奋神情。其中一个身材瘦削、个头中等的年轻人，不停地往上推着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的眼镜。他那圆圆的脸上，洋溢着比谁都显得更加兴奋的神情。他眨动着泪花闪烁的眼睛，极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就是石山麟——核物理系唯一的朝鲜族学生、系学习委员、五名学生中头一名被选中的学生。

一会，歌声扬起，舞姿翩跹。坐在门旁的石山麟悄没声的走出教室。不知怎的，此时此刻他只想独自一人待着。

校园里十分安谧。萧瑟的秋风吹动着树叶簌簌作响。夜空中找不到一点星光。天地间象是泼满了墨汁，漆黑一片。他心里却充满了喜悦，兴致勃勃地在大树底下蹿来蹿去。今天不知怎么搞的，他老是想起爷爷。

“这孩子的长相和脾气怎么会这么象他的爷爷呢？”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梦里头老是见到爷爷。

爷爷石大律曾是朝鲜庆尚南道昌宁郡耶稣教堂里的长老。当三千里锦绣江山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痛苦呻吟的时候，石大律每天都身穿白色长袍，昂首挺胸，步履坚定的在街上走过。这是无声的示威，无言的反抗。

那天，他又是这身装束外出。当他走出村口，穿过玉米地时，突然窜出两个日本鬼子，挥起浸泡过车油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朝他抽来。他那雪白的长袍顿时油迹狼藉。两个鬼子狂笑着扬长而去。石大律用愤怒的目光盯着鬼子的背影，狠狠地咒鬼子必遭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他回到家里，把那件被玷污的长袍烧了，又拿出另一件白色长袍穿上。就在当天，爷爷领着全家老小，扔下了房子、土地、家私等一切，离乡背井，准备越过鸭绿江，到南满的奉天大地上寻求生路。

爷爷领着全家来到阴雨绵绵的鸭绿江边，听着江中水鸟的哀鸣，不时回首眺望故国山河，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尽情流淌。

就这样，他们过江以后走了又走，终于踏上了南满的奉天大地。

少年流逝。爷爷留下那件白色长袍，辞世而去。为了摆脱备受煎熬的生活，父亲领着全家人几乎每年都要搬一次家。他们成了迁徙漂泊的“流浪之家”。然而不管走到哪里，爷爷的那件白色长袍总是珍重地保存着。在草屋前空地上玩耍的孩提年月里，石山麟有时也会想起那件白色长袍。不过长袍意味着什么，他并不知晓。当时，他只知道象叽叽喳喳的小鸟那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要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那就是除了饥饿和寒冷以外，每年都有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等着他去熟悉。

1963年8月，他从五常朝鲜族中学毕业，考上有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临行前的某一天，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坐下，拿出了爷爷那件白色的长袍。父亲生性寡言，布满皱纹的微黑的脸上呈现出深沉的神情，默默地看着白色长袍和眼前的儿子。父亲的眼睛慢慢贮满了泪水，又沿着稍微突出的颧骨汨汨滴下。石山麟明亮的眼睛留意地注视着父亲的举动，顿时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曲膝跪地，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那件白色长袍。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长期的流浪，长袍依然洁白如故，一尘不染。石山麟小心翼翼地叠好长袍，珍惜地放入自己的行李之中。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不时要拿出白色的长袍来看。从长袍上面，他领悟到了爷爷、父亲的梦，给他在学业上增添了百倍的力量。原子、中子、粒子……他以特别聪明的头脑和火一般的求知欲望，在那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尽情驰骋。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有多少蕴藏了知识的书经过他亲手抚摸啊。书是他生活的全部。每门科目他都取得优异成绩，名列前茅。终于，教师们和同学们的目光渐渐集中到了这个朝鲜族学生身上。没过多久，他当上了系学习委员。